

“80后”批评家文丛

周明全 策划

陈思和 主编

“通三统”

——一种文学史实验



刘 涛 /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80后” 云南人民出版社
隆重推出
批评家文丛

“通三统”

——一种文学史实验

“80后”批评家文丛

刘涛 /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三统 —— 一种文学史实验 / 刘涛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222-11233-9

I. ①通…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3735号



策 划: 周明全
责任编辑: 苏映华 文艺蓓 徐 霞
装帧设计: 马 滨
责任校对: 刘 焰
责任印制: 洪中丽

“通三统” —— 一种文学史实验

刘涛◎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云南人民出版社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 邮编: 650034 //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787×1092毫米16开 // 16印张 // 230千字 //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2-11233-9 // 定价: 30.00元

总 序

陈思和

我先声明一下，这套丛书的策划者不是我，而是几位年轻朋友。今年5月我去北京师范大学开会，周明全和刘涛来访，说起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一套“‘80后’批评家文丛”，书稿已经齐全，想请我当一个现成主编。这样的情况我很少遇到，以前凡是我挂名做主编的丛书，质量姑且不论，一般都是我自己组稿或者策划的，很少有这样现成的主编挂名于封面之上，我会感到不安。但是这套书的情况比较特殊，其一是青年人的书，尤其是“80后”的文学批评家，目前大多数都在高校里艰难地挣扎奋斗，文学批评也不是什么畅销书，我有机会支持，一定会尽些绵薄之力，这符合我在工作中一贯的追求；其二，这里所选的八位青年批评家，至少有四位是我熟悉的青年朋友，其他几位的文章也常见于报刊，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所以，我犹豫一下也就答应下来。原来想，虽然不是我主动策划编辑的丛书，但我可以通过阅读文稿，为丛书写篇导论，尽些主编的义务。不过这个念头很快也被打消。当我读周明全的论文集《隐藏的锋芒》电子文档时，读到了其中一篇《顽强而生的“80后”批评家——兼论当代文学批评的流变及“80后”批评家个案分析》，写得很全面又到位，深得我心。我觉得就是为策划这套丛书而写的，里面论及的几位青年批评家的作品，也都收入了本丛书。因此，我以为明全这篇论文才是本丛书绝佳的序文。我建议他不妨拿出来印在丛书的前面，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导论。

于是，我似乎也可以不必费时去另辟蹊径，写什么导论了。

不过既然答应了担任主编，总还是要说几句话，这些话也是现成的。前几天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聘的第二批客座研究员，在复旦大学举办一个

“新世纪文学教育”的研讨会，我被邀在第一场做了主题发言。起先并没有做专门的准备，可是听了前几位发言者话题中屡屡讲到“学院派批评”，我有感而发，谈了一些自己平时所感所思的问题。因为没有草稿，现在回想也记不清楚当时的具体论述，只能把大致的意思在这里再说一遍：

“80后”的批评家，大多数都来自学院，受过专业教育，具有高等学历，也有很多批评家毕业后依然服务于学院。那么，是不是他们的批评，都是学院派批评了呢？

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与以前相比，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权力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文学批评来体现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批评阵地主要是作家协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当时的批评家，主要也是思想文化部门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们肩负着舆论导向的责任。他们的批评体现了权力的声音，批判和赞扬，都决定了作品、甚至作家的具体命运。这种权力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逐渐改为奖励机制的舆论导向策略，批评本身渐渐式微，不再有多大的威慑力量。现在经常会在各种场合听到所谓“批评缺席”“批评被边缘化”之类的抱怨，其实这何尝不是好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批评从来就没有缺席过，只要看我们的批评梯队已经从50年代生人到80年代生人一代一代地成长，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在文学创作领域不一定讲得清楚每一年代生人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但是在当代批评领域则是清清楚楚的，高校学院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源泉，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阐释，以致近年来国际汉学的重心也朝着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现象倾斜，文学批评的专业刊物运作、围绕文学作品的学术研讨，都在正常地进行发展，为什么就“缺席”了呢？事实上，我以为“缺”的，不是批评本身，而是长期以来把批评与权力意识形态挂钩而形成的批评家的“权威”、批评背后的话语“权力”以及对作家指手画脚，并掌生杀大权的“领导”身份。“批评家”的特殊身份已经丧失，批评家只能回到具体的民间工作岗位上，做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我认为是中国文艺走向正常和自觉的前提条件。

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和大学学位教育制度的完善，文学批评逐渐向两大模块转移，形成了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模式。在“文革”以前，媒体只是权力的喉舌，学院是被改造的对象，基本是不存在纯粹意义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不同，媒体背后不仅有权力的背景还有商业的背景、利润的背景，媒体的声音就变得复杂诡谲了。媒体批评当然不能排除权力意识形态的导向，只是其作用更为隐蔽，表面上呈现的往往是商业利益作为推手。媒体批评呼风唤雨，左右了社会的一般舆论导向。而学院批评又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严格地说，学院派是不介入一般媒体层面的，学院批评的主要场域在大学讲堂、学术刊物和高端会议论坛，言说的对象是学生、同行和专业人士。很多人批评学院派讲究论文规格、专著等级、刊物品质以及玩弄概念游戏，这些表面上为人诟病的症状，恰恰是学院派企图保持专业独立性和拒绝来自社会媒体（包括隐藏其后的权力）诱惑的努力，学院派以艰涩繁复的行规来维护知识的纯洁性，与媒体批评划清了界限。学院派不是不关心当代文学的现实意义，而是通过理论解读和文本阐释，在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大众性、现实性以外，另外建立一个批评的行业标准体系。学院批评仍然是建设性而非自娱性的，不过它追求的是在更为抽象层面上与作家以及同行们的精神交流，它是利用作家作品的材料来表达对于当代社会、文化的看法，它以不随波逐流、清者自清的态度形成了冷寂、沉稳、独立而博学的各种学派，它与活跃在社会大众领域的媒体批评正好形成了两种互为照应的批评声音。

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的区别，不是以批评者的身份来决定的。不是说，有了一张高学历的文凭就戴上了“学院派”的桂冠，也不是说，一个从学院出来的批评家发表的意见都是学院派的声音。所谓学院批评还是媒体批评，主要是看其批评的环境。学院的批评家自然是应该在媒体上开讲座，写书评，在各种新书发布会或作品讨论会上发表看法，但这个时候他并不代表学院批评，更不能以学院派自居，他仍然是以一个媒体人的身份在对大众说话，依然是属于媒体批评。我从不反对学者利用媒体向大众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努力把自己的学院背景彰显出来，尽其可能抵制商业社

会中权力与利润对媒体声音的双重制约。尽管这种努力可能收效甚微，但仍然不失为自己的声音。其实我对这样的声音也是迷恋的，并且一直在实践中尝试这种声音在现实社会中发展的限度与可能性。我也不反对学院批评利用媒体对当代文学发出尖锐批评，但既然是带了学院的背景从事批评，那就要使批评尽可能具有独立的学院立场和说服力。——说到学院立场，我还想扯开去说几句，由于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如果学院批评家要做一个自觉的人文知识分子，走出学院，走进社会也是必然的实践，但他所面对的环境就变得极为复杂，要在权力与商业双重制约下的媒体发出第三种独立的声音，要在介乎学院与媒体之间的第三种途径进行探索实践，并不是充满鲜花的途径。年轻的批评家们怀里装着高学历的证书，满腹经纶、满志踌躇，企图走上社会舞台，拨动媒体风云的时候，我建议先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你是有可能利用媒体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也有另一种可能，你被媒体利用和改造，你的貌似独立的自己的声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权力与利润共谋的工具。而后一种结果，在今天的浑沌暧昧的媒体文化中，绝不是杞人忧天。

关于学院批评的种种特点，包括学院派批评自身存在的问题，在这篇短短的序文里是说不清楚的，不说也罢。我说这些话，放在一本青年人的书的前面，似乎有些煞风景。但这是我今天面对社会文化的现状，真正想说的话。对于“80后”批评家的前景，似乎已经不用操什么心，很快会引起各方的关注和热捧，名利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步之遥；但是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真正所要追求的目标来说，可能还任重而道远。

2013年6月23日于海上鱼焦了斋

序

张新颖

我初次读刘涛的文章，还是他念硕士的时候，他学的是西方美学专业，却写了篇关于《随想录》的论文，参加了2005年巴金逝世几日后在嘉兴召开的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他的论文题为《巴金先生的真话、身体和疾病》，展开的是真话、身体和疾病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略有些生涩，却尝试着去突破一般研究中一再重复的论述，给我印象很深。我就此认识了这个人，并且得知我们还是胶东同乡。

不知道为什么这本论文集没有收这篇文章，也许是成熟了，“悔其少作”？因为这篇文章的印象，所以刘涛读博士的时候转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师从陈思和老师，在我想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们也很快就熟悉起来，有一些日子一起打打乒乓球，他和我的一个学生张昭兵算是陪我活动一下；我刚起了兴头，却因为有人抗议影响了他们而撤掉了球桌。这活动未能持续是个遗憾，给我的回忆却是美好而生动的。

刘涛寡言少语，我也是，所以我很长时间也并不太清楚他读书用功的方向，从刊物上看到他的文章、访谈等等，总觉得是蓄积着的想法、愿望和活力在寻找各种形式的表达。直到参加他的博士论文答辩，我才多少有些明白他都干了些啥。我确实有点吃惊，没有想到他讨论的是晚清民初的思想文化，个人一家一国一天下体系的变迁。我读过一点章太炎、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但对这样的思想史问题，实在是没有发言权，对刘涛论述的那个东西说不上什么来，然而却因此对刘涛本人有了深一层的了解，大致上可知他的学术视野、思想重心、个人关切。我看他的论述，尤其是那些吃力、吃重的地方，反倒生出敬重的感受来。他未必能够做到处

处圆通，却并不因此而回避困难，这是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

刘涛毕业后去了北京，我还是时不时会看到他的文章，但与过去有点不同的是，我多少能够感受到这些散乱的文章背后他的用心。日前他编成这本论文集让我写几句话，我以为他这个看起来有些“大”的书名，也正是那些看起来散乱的文章用心用力之所在，因而想起了前面所述的事。我自己虽然不用刘涛“通三统”的说法，但那个意思倒是一直在说的，即中国现代以来的传统，是我们最切近的传统，而且至今仍身在其中，观察、思考、论述今天的问题，脱离了这个，恐怕很多地方还是说不清楚。

2013年5月12日于复旦光华楼

导 言

书名为《“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通三统”之说本诸公羊家语，此书所指乃是晚清、民国和当下；“一种文学史实验”乃指此书是作文学史的一种尝试，晚清以来的文学史一般分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本书不采成说，而以传统说法“通三统”概括。本书选取晚清至今重要文学人物或重要作品进行解读，以冀或于理解这段历史有所裨益。我读文学，颇似观风，希望借文学了解世道与人心，所以是书可作文学史观，亦可不作文学史观。

今天的诸多问题发端于晚清，欲理解现在或可回溯至晚清，欲理解晚清，亦可看现在的境况。“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指者何？于此问题理解不同，所走的路即会不同，立场由此可分。我的理解乃是中西相遇。中西相遇之后，中国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是危机，亦是机遇。是危是机，虽有一天命，但亦事在人为。

读史可以明世，读史亦可知自己的责任，我辈生乎斯世，虽不敏，但将致力于此。我写这本书有些“力小而任大”，但“通三统”云云算是近年的志向吧。



总 序

陈思和 // 1

序

张新颖 // 5

导 言 // 7

孔子与基督之争

——曾国藩与洪秀全 // 001

颠倒大同与小康

——康有为《礼运注》解 // 011

狂人：在宣传家与哲人之间

——《狂人日记》解 // 022

“人生的记录”

——郁达夫小说论 // 031

论艾青及其《大堰河——我的保姆》 // 037

张爱玲的观念写作

——《倾城之恋》细读 // 043

目录//contents

论闻一多笔下的屈原形象 // 049

以话剧抗战

——论夏衍抗战时期的几篇话剧 // 055

“红”与“黑”

——周汝昌与胡适 // 061

症候式批评：朱光潜与维柯

——兼论朱光潜《西方美学史》 // 067

以古典文论回应现实

——钱钟书《诗可以怨》的三种读法 // 075

从“发展自己的个性”到“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从巴金对易卜生《培尔·金特》的解读谈起 // 079

所推崇的长辈与所提携的后辈

——汪曾祺与沈从文和曹乃谦 // 091

香远益清

——悼贾植芳先生 // 097

从误解中去理解

——从《穆桂英甘拜下风》图说起 // 102

梁生宝走了改霞的路

——重读路遥《人生》 // 108

国民性批判之书

——论梁晓声及其《忐忑的中国人》 // 114

论韩少功及其《日夜书》 // 118

思想改造史

——读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 121

展现农民的精神世界

——读孙慧芬《生死十日谈》// 124

虚耶？实耶？

——重读马原的《虚构》// 127

俗世中的奇，奇中的俗世

——1995年至今十四篇“民俗小说”短评// 132

君子之书

——读张抗抗《君子不独乐》// 141

汉语变异所带来的文学变异

——以苏童小说《碧奴》为例// 145

先锋文学的意义与限度

——谈格非及其新作《隐身衣》// 152

被制造出来的偶像

——王小波论// 156

城门开不开？

——读北岛《城门开》// 177

先锋其形，女性主义其实

——徐小斌论// 180

回到小说的本意

——读孙方友《小镇人物四题》// 182

刘涛论刘涛

——谈刘涛的小说及其“老高”系列// 185

宁肯的形与实

——评宁肯及其《我在海边等一本书》// 196

目录//contents

“小批判集”之批判

——读郜元宝先生《小批判集》// 199

表现城市女性的困境

——评蒋一谈《栖》// 203

“上下察也”

——读祝发能《黑马红日》// 205

文坛崛起新力量

——2012年中篇小说述评// 208

瞧，这些人

——“70后作家研究”专栏导语// 223

抄袭与“夫妻相”

——从郭敬明的《爵迹》谈起// 226

入乎张爱玲内

——一论孙频// 232

《甄嬛传》：从小说到电影// 239

后 记 // 243

孔子与基督之争

——曾国藩与洪秀全

晚清之际，诸多矛盾同时爆发，其中最主要者有二，一是清政府内部矛盾，二是中西矛盾。太平天国起义则是同时集中了中国内部矛盾和中西矛盾，这既是一次反清起义，但又不同以往，因为太平天国起义并非是所谓“反清复明”，而是借助了西方基督教的理论资源。反清情绪以基督教的形式组织了起来，固然因为洪秀全个人的知识背景，更重要的则是其时西学东渐的大背景。西学东渐这个大背景之中能量深厚，若从此处入手，个人或可以由此成就，国家抑或可以成就。晚清之后，凡略有成就者，多少与此背景有关。洪秀全感应于此，取材于基督教，组织民众，竟然攻克了中国半壁江山，几乎事成，洪秀全曾有诗言时势曰：“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时势诗》）可谓内心写照。

一、洪秀全的破坏偶像

洪秀全与曾国藩大致同时，曾国藩在传统士子之路上走得顺利，他28岁中进士，29岁出仕，一帆风顺，卒成中兴名臣；但洪秀全于仕途命运多舛，他屡试不第，1836年复去广州赴试，又落第，途中得梁发著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洪秀全落第之后，悲痛失望，回家大病，梦见天堂、上帝等幻象，于是造反之心起，并改名为秀全，取“人中之王”（全）之意。1843年洪秀全又赴试落第，于是抱恨归来，终于在科举之路上死心。洪秀全遂抛弃举业，创建拜上帝会，并往广西传教，经过苦心经营，于1851年在金田举事，攻

城略地，1853年定都南京，1864年天京陷落。^①洪秀全在广东获得了关于基督教的信息，在广西发动了民众，广东在其时乃中西交汇之处，广西乃抗清基地之一（南明王朝亡于此），中西矛盾与排满情绪这两股力量融合在一起，遂有太平天国起义。

梁发何许人也？梁发出身贫寒，是雕版刻字匠，后来受雇于米怜刻印《圣经》节本，之后遂成为基督徒，并受洗，之后梁发根据所学，刻印了一些与基督教有关的小册子，广为散发。^②洪秀全最先接触到的基督教义就是从梁发而来，他将道听途说之基督教义化为政治神学，以此号召、组织了民众。洪秀全以基督教义包装、引导了反清的情绪和能量，他深知局势已变，西学东渐已成大势，梁发的基督教小册子给了洪秀全灵感。洪秀全深知“反清复明”这样的口号已然落后，必须提出新的口号，实行新的组织形式，“必须依靠上帝强有力之护佑”^③。

洪秀全生病后梦见上帝、天堂景象之后曾写过一些诗道其志。譬如1837年，洪秀全作一诗，名为《斩邪留正诗》，可见其起义之前的心态与志向，全诗如下：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玺剑光荣承帝赐，诗章凭据送爷前。太平一统光世界，威风快乐万千年。”^④

《斩邪留正诗》可谓洪秀全的言志之诗，霸气外露，可与古今成就霸业的帝王诗匹敌。“手握乾坤杀伐权”言洪秀全自诩握有乾坤杀伐的权柄，“斩邪留正解民悬”言权柄之所向，为了“解民悬”。洪秀全透露其正当性来自上帝，“玺剑光荣承帝赐”，上帝赐予其宝剑，可以斩邪留正。“帝”是其理论资源，是洪秀全试图引进的新城邦神，“剑”是其途径，须通过起义，打倒旧

① 关于洪秀全的生平可参见罗尔纲《洪秀全传》，见《太平天国史》第3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652页。

② 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朱庆葆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22～25页。

③ 洪秀全：《评三合会的政治口号及其组织形式》，见《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页。

④ 洪秀全：《斩邪留正诗》，见《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页。

的城邦神，方能确立新城邦神的地位。

1845—1846年，洪秀全先后写下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与《原道觉世训》，这三篇可谓洪秀全读《圣经》的心得，是其哲学著作，也是太平天国起义的施政纲领和理论基础，洪秀全要以此号召天下。三篇文献的核心是“原道”，道是中国最为核心的概念，“原道”意味着重新阐释道之含义，或者重新界定道的内容。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往往会有“原道”之类的文献涌出。譬如韩愈也曾写过《原道》，因为其时佛教广为流行，韩愈为了辟佛尊孔，于是作《原道》，并参照佛教系统，梳理出一条儒家的道统谱系。洪秀全为了辟儒，于是亦作《原道》三篇，一言以蔽之，洪秀全的根本目的就是试图以基督之道取代中国原有之道。洪秀全亦是走神道设教之路，只是其“神道”带有西方色彩的基督教而已。洪秀全的“原道”具有极强的革命性，他的这一套理论与其时之“道”与制度难以兼容，对它们有毁灭性的力量。洪秀全以通俗的语言写就这三篇文章，尤其《原道救世歌》更以“歌”的形式写出，朗朗上口，可以成诵，便于在一般民众之中流传。^①“歌”是洪秀全神学理论的通俗化，意在发动群众。

洪秀全将道之根源追溯于上帝，上帝是世间万事万物之根源，洪秀全借助周易言伏羲的话演绎了上帝创世纪之说，他说：“夫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造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仰观夫天，一切日月星辰雷雨风云，莫非皇上帝之灵妙；俯查夫地，一切山原川泽飞潜动植，莫非皇上帝之功能。”^②一旦将此应用到人伦等级之上，革命性立即显出，洪秀全说：“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③洪秀全宣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君臣、父子、夫妇之别，“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④，如此原有的等级

① 譬如“基督将军”冯玉祥，也是喜欢以歌的形式教育士兵，贯彻他的思想，曾作《射击军纪歌》《战斗动作歌》《利用地形歌》等。

② 洪秀全：《原道觉世训》，见《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第1976年版，第28页。

③ 洪秀全：《原道觉世歌》，见《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第1976年版，第14页。

④ 洪秀全：《原道醒世训》，见《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第1976年版，第23页。